

現實詩叢

第一集之九

勞動花

楊坪

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



現實詩叢

第一集之九

勞動花

楊坪

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

現實詩叢

第一集之九

勞動花

作者 楊 坪

發行人 金 長 佑

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

北京和內北新華街丙六號
上海南京西路一二九弄六號
香港德輔道中三號大華行三樓

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初版（滬）



目 錄

獸隊.....	一
看見太陽了.....	七
一個瞎老婆子的話.....	一三
江波大隊.....	二一
平原散歌.....	三三
雪原上.....	四三
鹽海.....	五五
勞動花.....	六三

隊

我住宿在荒山的小村裏，

住宿在那唯一的農家的冷炕上，

北風用無賴的手抓破窗紙，

寒冷水一樣瀉進來，

窗外是無邊的黑暗，

和草昧時代的荒寂。

「啾——啾——」

是什麼聲響，

從深谷裏升起？

那樣清脆，那樣激越，

像要把空氣和山谷一同撕碎。

漸漸傳來鈴鐺的聲音，

和牲口的尖銳的叫喚，

呵，這是馱隊——

這是堅忍地馱着黑夜，

馱着黑夜一樣深的人民的苦難，

艱苦地跋涉的馱隊。

我曾走過深谷，

那道路多麼狹窄，

泉水砥過的岩石那樣滑膩，
銳利的凌亂的石塊，
每一步都等待着誰的不幸。

他們難道不知道疲倦，

不怕行程的太過艱險嗎？

「啪——啪——」

牧鞭又一次激昂地響起，

我像被抽着背脊般驚醒，

而它，

却是對於長夜的無情的鞭撻！

二

清早

我走過結冰的小河，

穿過收割過了的土地，
走在寬闊平坦的大路上。

太陽耀眼地從山崗那邊升起，
這樣溫暖而充滿生氣，

我願忘了昨夜的寒冷和惡夢，
活着就只爲在陽光裏呼吸，
撥着金色的波浪歡快地歌唱。

莊嚴的獸隊的行列，
如同勝利歸來的軍隊，
從我面前走過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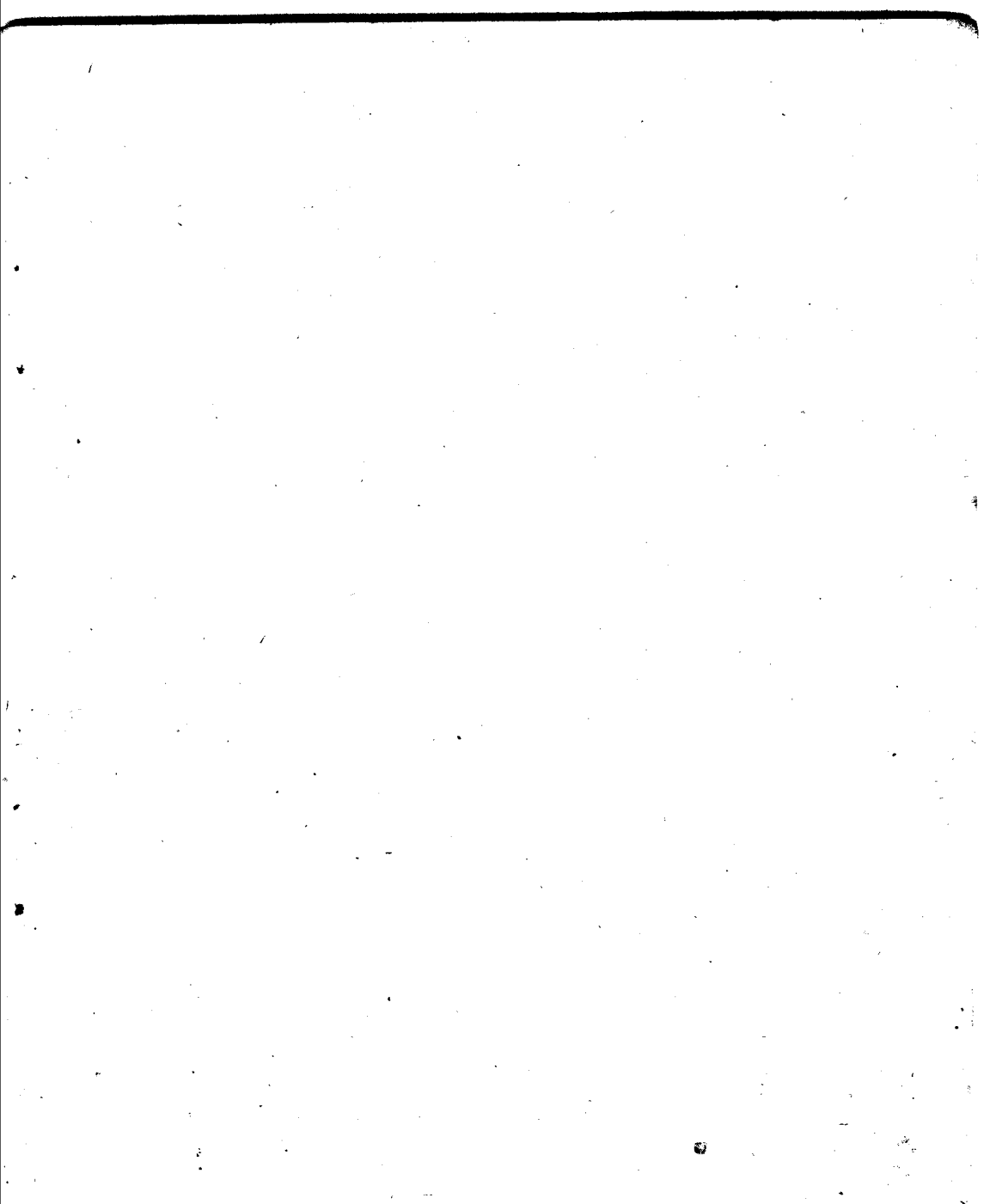
牠們的背上凝着白霜，
眼睫上垂掛着冰柱，
那行進的步子這樣穩健，

好像它們並未受過黑夜的折磨。

趕脚人把鞭子插進衣領，
讓鬍鬚上的霜花融成水珠，
滴落到半敞的光板皮襖上，
會摸索過山谷的夜路的雙眼，
在陽光裏眯成細縫，
得意地望着前方。

——我加緊腳步，

跟着他們，一起行進在
這洒滿陽光的大道上……



看見太陽了

—

競賽的浪潮掀得很高，
她的熱情更高、更高，
她想提高工作效率，
試驗着新的創造。

一聲巨大的轟響，
捲起了一股衝天的濃煙，
桌子一片片飛散了，
她的心也飛成碎片。

同志們把她扶起，
眼前是漆黑一團，
「怎麼好，闖下這大禍，
是不是我裝的已全部炸完？」

組長安慰着她：

「沒什麼，你好好休養，
望着那失明的雙眼，
相長的眼淚先在流淌。」

二

她從病床上醒來，
想撐着臂肘坐起，
「啊，我的左臂呢？」

一陣驚駭在向她襲擊。

她不懊喪，她不絕望，

未來的幸福有自己的一份，

她有着頑強的意志，

決心向新的工作挺進。

幽黯的燈光，把她的身影

描在密洞的粉牆上，

夜深了，她還摸索着在寫字，

在演習病友教給她的算術。

「醫生同志，

我的眼睛沒有希望了！」

「請放心，

希望永遠不會從妳身上熄滅。」

三

早上，陽光從窗外

照到她白色的被單上，

鳥兒在枝頭啾啾，

她在竊洞裏輕輕歌唱。

組長興冲冲跑來，

送給她一束鮮花：

「好同志，祝賀你，

你的組織問題批准了。

年輕的煥發的臉，

沐浴着朝陽的紅光，

就像那束鮮花一樣美麗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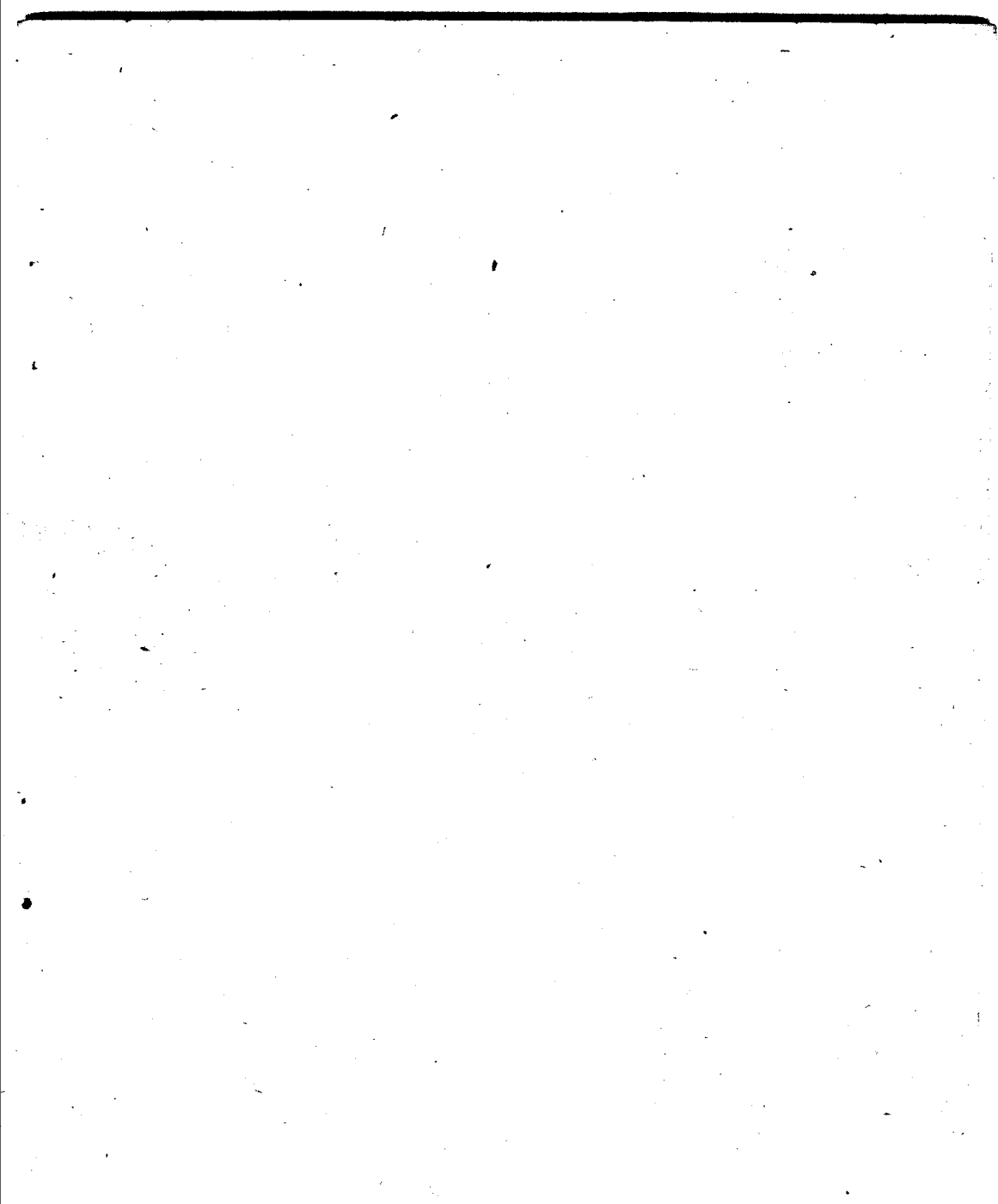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鮮花都比她不上。

她緊握組長的手，

一滴快樂的淚流到臉上——

「我看見太陽了，

多麼光明的和暖的太陽……」



一個瞎老婆婆的話

——一個瞎眼大娘對戰士講的

誰？你是誰？

——啊，同志，

進來，快進來，

你一定凍得夠噲，

這凍死人的天氣真作對。

快進屋來烤烤火，

暖和暖和好再趕路，

我瞎老婆子沒什麼招待，

米湯走剛才熬的，